

商 务 印 书 馆

主编 刘东

中國學術

2004 3 4 / 总 第十九 二十合辑



CHINA SCHOLARSHIP Vol.5 No.3 4

中國學術

送金



2004 3 4/总第十九 二十合辑

主编 刘 东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 年秋冬·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 总第19-20合辑/刘东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ISBN 7-100-04388-3

I. 中… II. 刘… III. 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IV. C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07726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封面题签 饶宗颐

ZHONGGUÓ XUÉSHÙ

中国学术

总第十九二十合辑

主编 刘东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388-3/C·113

2005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9 插页 1

定价: 39.00 元

卷 首 语

又轮到用卷首语来总结一个编辑周期了。——但这是怎样漫长的一个周期啊！从构想、组稿，到初读、评审，到修改、翻译，再到编定、汇总……真不知要熬过多少繁难与变异，才能熬到充满忐忑的验收。

论文栏第一组为马克思研究。去年参观特利尔那所有名的故居时，我曾坦然写下了这样的留言：“我是作为一个人来拜访另一个人……”而这里发表的两篇论文，也是本着同样的精神。史傅德以整整十四年的寒窗功夫，爬梳了收藏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马克思手稿，从而以最触手可及的直观材料，展示了这位深具影响的思想家的实际工作状态，——包括他那学者式的独处生活、他的种种研究计划、他的藏书与阅读范围，以及他种种的精神疑虑、理论风险和思想赌注。饶有兴味的是，这样一位鲜为人知的马克思，读来竟更觉似曾相识，仿佛就忙碌在邻近的哪间书房里，正一边书写和涂改着读书笔记，一边构想和调整着写作计划。于是，跟这样的一位马克思，我们也就更能平心和平等地对话，既然他实不过跟我们一样，都是在朝未知世界进行尝试性的探险。唐文明试从黑格尔哲学的背景，来同情地理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发现那绝非经验型的社会学概念，而乃思辨性的哲学概念，故只有从存在论层面才能领会之。作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所谓“无产阶级”就是黑格尔“有、无、变”三环节中的“变”，而其中的“无”既源自“有”又开启着“变”，正因此无产阶级才被认定为“最革命的力量”。发人深省的是，这样一来，所谓无产阶级概念便意外地凸显为生命哲学问题——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无产阶级，因为人的生命就是虚无，而且是承担存在之天命的虚无，是天地之化育的参赞者。

下一组为朝鲜研究。张伯伟提出，现存朝鲜时代书目约八十种，但尚缺合理的分类，故不妨试分为四，或可构建起它的目录学体系。作者又对这一

课题加以综合探讨,如结合朝鲜王室图书馆的演变和藏书来源,阐释王室书目的特色;结合朝鲜雕版历史的发展,阐释册板目录的起源和特色;结合书院和乡校的设置,并在与中国书院刻书、藏书的比较中,阐释校院书目的特色;结合书目作者的家学渊源,阐释私家书目的特色;结合朝鲜史学的主导倾向,阐释史志书目的特色……本文还着重分析了此一领域中国影响及变化,从而在比较中展示出了汉文化圈的多元一体。周生春考辨了迄被忽略的韩国汉籍《华海师全》,判定该书并无明显作伪的痕迹,且集中收录了未见于其他文献的材料。我们据此可以了解到高丽末期儒学大师禹倬、申贤、郑梦周思想和这一学派的历史及其思想特点,从而重新审视、反思并改写韩国和东亚儒学的渊源和传承的历史,并深化对于高丽末期韩中儒学交流的规模、深度及影响的认识。作者由此又论及向为学界忽视的该书主要作者申贤,指出他既是带领整个学派走向鼎盛的思想领袖,又是上承孟朱、禹倬之统绪,下启郑梦周、李滉之渊源的一代儒宗,既是高丽末期韩中儒学交流的主角和核心,又是帝王宾师和值得敬仰的社会活动家。

另一组为比较文学。焦石借用谢阁兰具有现代性的“异域情调”理论,来证明沈从文的现代性,以期摆脱以往乡土文学、地方色彩之类的俗套。具体而言,谢阁兰从理论方面主张从主体与他者的碰撞中窥见美,而从小说叙述角度则突出“他者”对“我”的“反观”,即让主体变成被观察的客体;本文把这些观点和手法运用于对沈从文的分析——其小说中的主体是作者、第一人称叙述者、城里人、汉族人、文明人、男人、读书人(包括女大学生)等,与之相对的“他者”则是乡下人、没有文化的人、女人、苗族人等,而这两者间亦经常发生碰撞和来自他者的反观。对比鲜明的是,如果前文中的可比性是被“设计”出来的,那么后文中的可比性却是切实笃定的:魏安娜以残雪长达450页的《灵魂的城堡》为证,说明无论在批评方面还是创作方面,这位中国作家对于卡夫卡的关切都是深切而广泛的。接着,作者又讨论了残雪对卡夫卡的读解,尤其是基于两位作家的相同与不同,从主题学和文本层面分析了她的前期小说。在作者看来,这两位作家最为贯通的关切,在于对于下述两难的共同体认——他们既作为感知超群的艺术个体,尤为强烈地体察

到了人类境况,又像常人一样,被迫羁绊在公众与私人之间、外向实际生活与内向精神探究之间。

最后一组为文物考古。徐建新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易被忽视的问题:以往学界在研究好太王碑及其拓本时,很重视清末至民国时期相当石学家的研究成果,却未曾聚焦于制作过数十部好太王碑精拓本的拓工李云从。缘此,本文对这位工匠的生平事迹及其捶拓好太王碑的相关问题投以了特别关注。作者认为,对于李云从经历的详细考察,能为好太王碑早期拓本的编年研究提供参考依据,也能进一步加深对近代中国金石学发展的认识。林梅村尝试挑战一种长期流行的理解:把20世纪初在鄂尔多斯发现的大量景教十字架,看成了元代时活跃于当地的突厥部落——汪古部的遗物。就此,作者先依据考古材料论证这批文物早于元代;故显然与元初南下鄂尔多斯的汪古部无关,再从中亚史料中找到证据,判定这批十字架和信仰景教的另一突厥部落——浑部有关。作者的结论是,成吉思汗所属乞颜部从呼伦贝尔草原的西迁,迫使原在蒙古高原游牧的浑部南下鄂尔多斯,从而在那里留下了这些历史遗物。

讲坛/通讯一栏,先是刘东应邀为《世界文化报告》(2005年)的“中国部分”所写的提纲。该报告曾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度主持写出,中文世界也曾紧跟着两度翻译引进,惜乎其中并未给中国学者留出多少余地。出于此种遗憾,笔者加入了新版《报告》的作者队伍,同意在既定主题甚至统一提纲的框架下,进行这种多少像是命题作文甚至文字填空的应命写作。当然即使如此,笔者仍希望尽可能丰富而平衡地填写进中国的内容,这正是抢着公布提纲以征求意见的缘由。任何建设性批评都会被诚挚地听取,而且只要能赶在结项之前寄达,就总有可能被反映在最终的定稿中。接着是韦思谛为其所编《中国大众宗教》一书所写的导论,它简洁却精准地介绍了美国同行围绕此一问题的不同意见,以及它们各自在学术上的潜力和优长。令人痛惜的是,居然还没有来得及译完这本富于启发的文集,它的编者便已溘然长逝了,而且自从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以来,这已是自己常要重复的可怕经历!在这里,特地先把已经译完的导论部分发表出来,以纪念这位向以

勤奋多学、严谨坚实而著称的优秀汉学家。

评论栏中的文字，首先是贺萧为全面回顾国际学界在中国妇女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所撰写的长篇报告。文章综合了1970年代以来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所出现的相关著作，并循着下列主题进行了逐级划分：一、婚姻，家庭，性和性别差异；二、妇女和劳动；三、妇女和国家的现代性。作者的意图之一在于说明，近来中国女性研究在国际学界乃是成果尤丰的领域，而此文的宏大篇幅与广泛涉猎，以及它所纵览的对于各种细部问题的追索，无疑会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

接下来，发表了芝加哥大学夏含夷对中国学者的批评，以及北京大学王锐锋对美国学者的批评。对于他们具体的观点，不必在这里详加复述了。然而把它们编排在一起，却是有可能相映成趣的：实际上，这种频繁的、有时难免是尖锐的往返切磋，正乃中国学界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开始，——如果我们足以透过浅层的泡沫，感受到更深的潜流！

由于具体的编务问题，也由于内部人员调整，本辑改为第十九辑、第二十辑合刊，篇幅也较平常更加厚重，幸请读者谅解。

刘 东

2004年12月25日于京北弘庐

目 录

卷首语	1
-----------	---

论 文

史傳德	实际工作中的卡尔·马克思	1
唐文明	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	27
张伯伟	朝鲜时代目录学新探	61
周生春	论《华海师全》的史料价值和申贤的历史地位	105
焦 石	沈从文和维克多·谢阁兰的异域情调与现代性	129
魏安娜	作为艺术家的个人之困境:残雪与卡夫卡	157
徐建新	高句丽好太王碑早期拓本制作者李云从考	171
林梅村	鄂尔多斯的景教遗物	205

讲坛/通讯

刘 东	中国文化与全球化 ——《世界文化报告·中国部分》(提纲)	213
韦思谛	关于中国“大众宗教”的讨论	233

评 论

贺 萧	二十世纪中国领域的妇女研究	245
夏含夷	仁之思也清,知之思也长	381
王锐锋	法律和历史的三重误解:评黄宗智的	

《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	390
-----------------------	-----

书 评

韩书瑞:《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古柏)	396
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周振鹤)	400
山本英史(编):《传统中国的地域像》(高寿仙)	405
詹姆斯·福格逊:《现代性期望:赞比亚铜带城市 生活的神话和意义》(葛以嘉)	411
阿伦·菲茨杰拉德(编):《穿越时代:奥古斯丁百 科全书》(夏洞奇)	414
倪伟:《“民族想像”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 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陈建华)	419
亚当·麦克戈文:《中国移民网络及其文化变迁: 秘鲁、芝加哥与夏威夷,1900-1936》(李冠南)	424
赵旭东:《反思本土文化建构》(宣炳善)	429
吴震:《阳明后学研究》(方旭东)	433
邓如萍:《大白帝国:十一世纪西夏的佛教与国家 形成》(杨浣)	437
乔治·德雷弗思:《双手合击之声:藏传佛教喇嘛的 教育》(陈怀宇)	442
《中国学术》2004年总目	449

Contents

Preface.....	1
--------------	---

Articles

Fred E. Schrader, Karl Marx at Work	1
Tang Wenming, What is the Proletariat After All?.....	27
Zhang Bowei, A New Look At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Choson Era	61
Zhou Shengchun, On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i>Huahai</i> <i>Shiquan</i> an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Shen Xiarr.....	105
Pietro Giordan, Exoticism and Modernity in Shen Congwen and Victor Segalen	129
Anne Wedell-Wedellsborg, The Predicament of the Individual as Artist – Can Xue and Kafka.....	157
Xu Jianxi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arly Rubbing- Maker of Koguryo, Li Yuncong	171
Lin Meicun, The Nestorian Christian Relics in Erdos	205

Correspondence

Liu Dong, Chinese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 – <i>World</i> <i>Cultural Report: China</i> (Outline)	213
Stephen Averill, Discussions about China's “Popular	

Religion”	233
-----------------	-----

Reviews

Gail Hershatter, <i>State of the Field: Studies of Wome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i>	245
Edward Shaughnessy, <i>Aspirations to Humaneness Clarify, Aspirations to Wisdom Extend</i>	381
Wang Ruifeng, <i>Misunderstandings Both Legal and Historical: On Philip Huang's Code, Custom, and Legal Practice in China: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Compared</i>	390

Book Reviews

Naquin, Susan, <i>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 – 1900</i> (Gu Bai)	396
Huang Shijian and Gong Yingyan, <i>Research on Matteo Ricci's World Map</i> (Zhou Zhenhe)	400
Yamamoto Eishi, <i>Regional Imagery in Tradition China</i> (Gao Shouxian)	405
James Ferguson, <i>Expectations of Modernity: Myths and Meanings of Urban Life on the Zambian Copperbelt</i> (Ge Yijia)	411
Allan D. Fitzgerald, ed., <i>Augustine Through the Ages: An Encyclopedia</i> (Xia Dongqi)	414
Ni Wei, <i>“National Imagination” and State Rule: the Nanjing Government's Art and Literature Policies and Literary Movements (1928 – 1948)</i> (Chen Jianhua)	419

Adam McKeown, <i>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Hawaii, 1900 – 1936</i> (Li Guannan).....	424
Zhao Xudong, <i>Reflecting Up Indigenous Cultural Construction</i> (Xuan Bingshan)	429
Wuzhen, <i>Research on Wang Yangming's Followers</i> (Fang Xudong).....	433
Ruth W. Dunnell, <i>The Great State of White and High: Buddh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leventh-century Xia</i> (Yang Huan)	437
Georges B. J. Dreyfus, <i>The Sound of Two Hands Clapping: The Education of a Tibetan Buddhist Monk</i> (Chen Huaiyu).....	442

实际工作中的卡尔·马克思

史傅德(法国巴黎第八大学)

一、引言

三十年前,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在一家小书店很偶然地看到了一部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概论》(*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该书分上下两卷,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在莫斯科出版,印数很少。书中的内容涉及马克思1857-1859年的手稿。通读之后,我的感觉首先是为它的气势所震慑,同时也为在这些被马克思称作自省(*Selbstverständigung*)、内心对话、自我诠释的文字中所显示出的那种思想的灵活性所震撼。其次我发现,马克思的这些论说建立在深厚的资料基础之上,其中既包括历史文献,也有经济和政治文献。最后我又发现,这部著作还参考了马克思的大量尚未公布的手稿或工作笔记。当时我想当然地以为这些笔记一定都收藏在莫斯科。不曾想——也是一次偶然的幸遇,在一处很不显眼、几乎被遮蔽了的页边附注中,我发现这些不为人知的手稿竟然就收藏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写信一问,果不其然!那里的人还告诉我说,这些档案全是对公众开放的,只是从来无人问津。我就专程跑过去看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使我和这些档案结下了整整十四年的缘分。

关于马克思,人们熟悉他的《资本论》,也了解他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他在共产主义者团体和第一国际中的活动,他在德国流亡者中进行的争论,他反对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的斗争——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和政治行动之间的直接关联,以及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正面阐述,还有他随时准备

将这一理论付诸实施并迅速完成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姿态。然而，马克思的另一面（这一面他本人不仅从来不曾掩饰过，反而常引为自豪）——他那种明显学者式的独处生活，他的种种研究计划，他的藏书，他的阅读内容，以及由此而来的他的所有精神疑虑、理论风险和思想赌注，几乎全都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了。

“我是一台机器，注定要辛辛苦苦地去吞噬图书，目的是要把它们以另一种形式扔到历史的垃圾堆上去”——马克思在晚年就是这样谈论其工作方式之特点的。人们刚刚把他个人藏书书目的一大部分发掘出来，共计2000多册，其中德文书占三分之一，法文书和英文书各占四分之一。约莫40 000张书页上有他的批注。但这远不是马克思读过的所有东西，因为他还在各种图书馆尤其是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他曾是那里的一位常客）读过成千上万种其他的书籍。

马克思是一个只会在书写中思想的人，不记笔记就读不了书。他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说并非来自神启，而是来自极其广泛的阅读，来自一种系统的、着了魔一样的工作。结果，他留下了数以百计的笔记本，这些资料先是在他最密切的合作者和朋友恩格斯的帮助下被收藏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档案室，1933年之后才被转移到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院（IISG）。

马克思的这些笔记本向我们展示的是这位思想家在十九世纪中期从事之思想实验的全过程。首先，它们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涉及的领域包括了哲学、历史学、经济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美学、民族学、语言学、地理学、军事战略学、外交学，甚至还有音乐。其次，它们是马克思的一些完全不为人所知的研究踪迹的系统记录。就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人们可以找到好几种选择，尤其是在有关全球化进程的推论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循着黑格尔的一条人们不大清楚的思路，设想了一种法律社会学。他的一些形式上已很完善的文字，已被明确地认为是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心理机制（outillages mentaux）及社会事实（faits sociaux）理论的预示。这里还凸现出一部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一部妇女

史，一部父权史，一部美学提纲。通过这个马克思，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国际图书馆，是全球化高潮中在欧美社会奔腾激荡的一股思想急流。

这些手稿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兴趣，是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实际工作中的马克思——那是一位思想没有受到任何约束的马克思，他在提出——或者不如说是在提供——各种各样的分析方法，而这些方法至今还不为人们所知。这位马克思讨论的问题，与资本主义由西方到全球的发生和成功息息相关。如今，这位马克思已成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际学界合作研究与出版项目的工作对象，我和巴黎第八大学及柏林科学院出版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目前就在为这个项目工作。

二、实际工作中的马克思

谈到马克思（还有恩格斯）未出版的手稿，人们首先关心的自然是这些手稿涉及哪些领域，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尤其是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马克思的工作方法，更确切地说是要了解他从资料上组织其研究的方式。这工作看上去可能枯燥乏味，但对于理解马克思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不是一个天才，他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实际上正相反，他只是一个非常用功的读书人。

首先，他做学问时需要使用笔记本，而且主要是他自己亲手缝制的笔记本。提及这一细节可能会显得琐屑可笑，但知道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人们已经把那些前后相续的资料联在了一起，去掉了其中原有的纱线、夹子之类所有可能对手稿有害的东西，这样很多笔记本就被拆散了。通过对针洞（这些针洞很不规则，因为全是手工穿的）的办法，我们至少已经部分地把一些笔记本复原了。另一方面，这些笔记本所使用的纸张很大一部分都带有制造商的水印，常常还带有制造日期，这有助于确定手稿的日期，因为它们不可能写于这些纸张的制造日期之前。

马克思用墨水笔书写。用的墨水是黑色的，但这黑墨水今天已褪成了

棕色。随着一种氧化的过程，再加上光线的作用，这墨水渐渐地侵蚀了纸张，以致手稿边缘的字迹已变得不可辨认。这个时期最好的纸张在光线的影响下都会发生氧化并碎裂成灰，十八世纪中期留下的手稿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人们常说马克思的手稿没法辨读，这纯属奇谈，或者至少是一种夸张。为什么？理由有三。首先，要知道马克思同时代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辨读他的手稿。只有一点，就是在那个时候，人们用德文写作时用的是我们今天很少人能识别的哥特字体。如果马克思用英文或法文书写，那文字就好读多了。第二，像所有文人一样，马克思也好用个人的缩略词。但这不要紧，只要熟悉了就行。最后，马克思的字写得很小，这是因为当时的纸很金贵的缘故。因此马克思用的钢笔笔尖非常细，一支笔用久了，字迹就会变粗，这时他就会换一支笔以便继续用小字写。事实上马克思手稿中的字迹都是清晰认可的。

另一方面，这种细密、简括但又很清晰的书写，使马克思得以在笔记本中的小小页面上“贮存”下大量文本资料。结果马克思的所有这些手稿虽然内容浩瀚，但占的地方并不大。这些资料保存得都很完整，只是缺了几个本子，但我们也能把它们复原出来（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事实上首要的是必须证明，在所有这些材料的细节方面，马克思的手稿与其同时代人的手稿并没有什么两样。

当然，马克思的手稿还是有所不同——因为马克思的工作方式与众不同，而他的那些笔记本的编排方式也最能说明其工作方式的特点。首先，马克思是一个读书狂。一旦他对某个问题感兴趣了，他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对这个问题的钻研。他会尽可能地找到一切有关的图书，并翻遍相关的期刊。和一种已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而这与他本人也并非毫无干系）正相反，他不仅会参考各古典名家的作品，而且还会参考一些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边缘化了的作家的东西——这些著作今天已无人知晓，但当时他们对马克思的启示却非同小可。我们以后还会回头来谈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私人藏书有 2000 多种，这些书他当然可以随意使用。要知道，

那个时候的书是很贵的，马克思为买书花掉了他和他的朋友恩格斯的大部分收入，而每本书在买回后，书名都会被列入他的藏书清单。马克思逝世后，这些藏书就在恩格斯的帮助下转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图书馆，后来就散失了。其中一些很重要的部分，经历史学家汉斯-彼得·哈斯蒂克(Hans-Peter Harstick)协调下的一支国际研究团队的努力，现已在阿姆斯特丹、斯皮尔(Spyre)、柏林、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地方找到了。这些书都带有很多页边批注。

除了使用这些私人藏书之外，马克思还经常出入各种图书馆，主要是大不列颠博物馆，在那里不厌其详地做着读书笔记。其原因似乎不难理解：他手头没有这些书，而他却想在一种思想和理论都改变了的不同环境下，无须重读就能确定无疑地利用它们。不过，有些书(如李嘉图、斯密等人的书)他还是读了两遍甚至三遍，而且每次都做笔记。

看看马克思是如何从他读过的这些文献中获得启示的，人们会感到非常吃惊。马克思读过的这些文献不仅形成了他的思想和理论的材料基础，而且对他起过根本性的启发诱导作用。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任何一个观点都是有来源的，没有任何无中生有的天才创造，一切都扎扎实实地建筑在他的广博而且全面的阅读基础之上。这样说并没有丝毫的夸张，即使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说法尚且存在着的一些缺漏。

换言之，对于马克思来说，阅读以及通过阅读所获得的启示具有关键的意义。例如，1857-1858年间写在七册多大笔记本里的那个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概论》的宏大写作计划(被认为是《资本论》的雏形)，其源头就很简单，这是关于一个名叫达里蒙(Darimon)的没什么重要性的边缘文人写的一本书的阅读笔记和批判性评论。但《资本论》这个重大计划就是从这里而不是从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起步的。另一方面，这项研究计划也迫使马克思重新阅读了古典经济学作品。比如，正是在1857-1858年间，马克思重新阅读了黑格尔，后来还反复读过多次。

在马克思的工作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的笔记本实际上分好几个层次。基础层次是他的读书随记，其内容很接近原文，但也有一些混合着